

禮

記

疑

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五 第一特牲

鄭氏註

孔頴達疏

吳廷華存疑

郊特牲第十一

記初鄭目錄云名曰郊特牲者以其

祭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訂義註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孕任桐子也易曰婦孕不育疏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諸侯致

郊特牲

一

膳於天子則用犢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
大牢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熊氏
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殽積饗餼
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則總也饗餼殽積之
等雖牢數多少有異皆用大牢案膳文與殷膳
同則熊氏皇氏未知孰是也貴誠之義也者釋
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之特
牲亦是犢也貴此犢未有批牡之情貴其誠慤
之心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
是貴誠而載之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

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也不取
大牢之意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天
子尊極貴其誠慤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是以
云故

疑義註此以少為貴也疏此論少小及薄物為
貴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祿無二
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
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
天天為至極之尊其祿祗應是一而鄭氏以為
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祿其寔是一論其五時

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
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
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
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
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官
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
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
汁

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
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
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
帝黃帝五人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
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
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
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

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園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園鐘之等為祭園丘所以四圭有卣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為祭丑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園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為異園丘又以帝嘗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註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

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素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琮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園丘配以帝嘗者素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禘嘗在郊稷之上稷早於嘗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園丘故以園丘為禘也園丘北郊則園丘為大祭法云禘嘗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

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
唯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皇氏云天有
六天歲有六祭冬至圓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
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
與郊禘為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
廷華案此與上篇不侔且上篇言少此言誠其
義各有所主不必牽合言之續亦不可以薄物
言也至五帝六天說周儀二禮各案俱詳此疏
又舉典瑞等文以証祀天中必當有五帝則尤
混矣据大宗伯言蒼璧禮天而不言其制據典

瑞四圭有卽而不言其色註謂以璧為卽則所謂蒼璧者卽四圭之卽所謂四圭者其色蒼也則兩玉特一玉耳據宗伯牲當用蒼據祭法則犢曰駢似乎不同矣但祭法為漢人之書不能必其無傳聞之異要之郊有帝牛稷牛則帝牛自蒼稷牛自駢也大司樂祀天神與園丘之樂固似不同然園丘祀上帝外又曰以祀天神故註以為日月星則不應夾入五帝說詳大司樂此又引以正祀五帝不悞而又悞耶此疏舛處最多凡周禮已辨正者並刪園丘配營園丘為

禘及魯禮等說並詳周禮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
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青氣臭也諸侯為賓灌
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

訂義註此路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

此垂字之闕之血腥爛祭用氣諸侯亦不饗味

也此大饗饗言侯也疏以文承上大饗腥之下

者是亦禘祭故云饗諸侯也必知饗諸侯者以

此經前云諸侯為賓下云大饗居三重席而酢

然皆論持諸侯之事疏大路股祭天車也用以

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

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殿路是也洗路三就者
先路亦殿路也殿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
飾為先相次為言對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
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此經大路一
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是節級相降以三路禮
器大路一就次路七就無先路之文若以先路
為三則於次路七就非加兩之差若以先為五
則於大路一就又非加兩之差故知此經次路
五就為是禮器云次路七就為誤也因貴少更
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

禮之法郊天燔柴為始宗廟以裸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醢辜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明坐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此鮮郊血義血氣也夫熟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血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亦降於宗廟故用爛爛亦稍近味諸侯為賓淮用鬱鬯者淮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

酒灌之也故大行又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
享王禮再裸而酢侯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一裸而酢諸子諸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一裸不酢鄭註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
者使宗伯攝酌主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
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
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
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
也灌用臭也者覆說諸侯為賓灌用鬱鬯之意
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

饗尚服修而已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諸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於時先薦服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服脩而已矣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訂義註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

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

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疏知非諸侯天子饗

者以經云君三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

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也案周禮司几筵之禮

侯莞筵紛純如練席畫純上有二重謂鋪莞筵三

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為三重謂鋪莞筵三

上加練席一熊氏以為席之重數與於棺也三

重止三席也云獻酢禮敵也者以賓與主俱

是諸侯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卑不敵也

介君專席而酢禮敵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故此云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北降尊以就酢禮敵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飲其大夫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介是大夫若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尊席主君若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之席必撤夫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以然者降諸侯尊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三獻馬所

大夫者以五等侯尊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三獻馬所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重席而受此介再重今為介降一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
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
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
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禘註作論
食音嗣

訂義註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王制曰

春禴夏禘

疏依禮

王制三代

無春禘之

文周則春

曰

春

曰禘故知禘

禮雷為禴

此殷之禮

云云謂夏

殷禮也

熊

氏云此夏殷禮也

諸陽則秋嘗亦

有舉者謂殷

人春夏祭時

有樂

祭

祭

祭

祭皆有樂故

祭祭祭祭祭

祭祭祭祭祭

祭祭祭祭祭

祭祭祭祭祭

祭祭祭祭祭

祭祭祭祭祭

饗禮則夏家養老而秋時有樂無秋食之禮周
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有樂無秋食之禮周
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有樂無秋食之禮周
用食禮而秋時有樂無秋食之禮周
必送養老註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
送發咏鳥登歌消廟是秋時養老亦月樂也皇
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養老成之義熊氏云春
是成熟之時故食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
饗孤子亦養者老秋食者老亦食孤子而皇氏
云此既破禘為論故於發統春禘秋嘗不復更
破從此疏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
可知也

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
以其在陽時故有樂而食嘗無樂者食謂秋食
者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陰陽
之義也者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故云陰陽之義

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饗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此明饗禘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也其義一也者禘之與嘗俱是迨暮饗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耆老之下以秋是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者更覆釋上文飲養陽氣饗有樂也食

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氣故無樂也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食無樂凡聲是陽也陽時為饗故有樂陰時為食故無樂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且註

作神象之誤

訂義註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疏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偶者其定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

義也。蓮豆之寔，水土之品也。者謂蓮豆所充寔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蓮豆所以用水土品族之意，言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衆多品族也。此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為功，故貴多品。鬲俎奇者，黍稷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鬲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鬲腳一臠二醢三亦其數奇也。正鬲九，鬲別一俎，俎亦九又少。牢陳五鬲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

羊五鼎五俎又所俎一非正俎也特牲三鼎牲
鼎一魚鼎二脂鼎三亦有三俎所俎一非正俎
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
侑俎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司馬以一
俎羞羊肉滫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滫此二者羞
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並陳又籩豆
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
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
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
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拜齒相
次非正豆也士喪禮註小飲一豆一籩者降於
大飲又不同于吉故也遵人饋食遵棗栗桃乾
榛榛實凡有五物以五籩者熊氏云乾榛之中
有挑諸梅諸則為六物實六籩也姚氏舜牧曰
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
旦明即神明不必改廷華案下云先王之存可
所食
言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禮記卷之八
賁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_{易以}反

訂義註賓朝聘者易和說也歎者美此禮也發
者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匏笙也得得其所
疏此論朝聘之賓及已之臣子勞王事者設燕
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
射及燕禮解奏樂及樂闋之節案大射禮主人
納賓是已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
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於是生人
引賓升主人酌獻賓賓拜受爵坐啐酒拜告

樂闋賓飲卒酒酢主人主人受酢畢至入盥洗
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飲卒爵拜主人
答拜樂闋主人洗爵自酢畢主人又盥洗媵觚
於賓所謂酬也主人改畢酌以酬賓賓筵前受
酬奠於薦東不舉下大夫二人於阼階下媵爵
於公公取一大夫所媵爵以立飲卒爵酬賓賓
受爵請旅大夫公許賓以旅大夫於西階上大
夫受旅爵畢主人洗獻卿於西階上獻卿偏又
二大夫媵爵於公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
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大夫受旅畢主人又洗升

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受獻畢乃席工升歌歌
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管新宮此是大射賓入
門至工升歌之禮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
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
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鄭註云卿大夫
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其餘與大射
禮同以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謂朝
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
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也者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

亦嚴敬於賓也卒爵而樂闋者賓筵庭樂作乃
至主人獻爵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
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作樂公飲
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
及主君也依大射禮至人自酢不作樂若其饗
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
子屢歎之者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與卒爵而樂
闋屢歎也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奠酬
而工升歌者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膳解於
公謂所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

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束於時
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也發德也者所以
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崇燕禮記
賓及庭奏肆夏也皇氏云鐘師奏九夏一曰王
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樂肆
夏也皇氏云鐘師奏九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
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樂云尸出入所奏
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也四曰納夏
註云四方賓來所奏也五曰章夏註云臣有功
所奏也六曰齊夏註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

夏註云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註云客醉出
所奏也九曰騶夏註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
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文
王大明繇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
樂凡合樂升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
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伯
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
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
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
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

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素鄉射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牲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庑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田儀間歌記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闋之義主人受酢

之時作樂今案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之時
不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闋作
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
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
酬之時樂闋也今案此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
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
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
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
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
中數為三闋皇氏非也案鍾師九夏皆夏文在

下而南本納夏獨夏又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
天子燕饗已之臣子與燕合諸侯同歌文王合
鹿鳴今素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
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者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匏笙也
竹箎笛也歌是人聲八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
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
也樂由至物得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
禮樂之義樂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
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

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陰陽和而萬物得者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

訂義註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鐘

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疏此一節
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幣無方者旅衆也幣
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所
以別止地之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
別土地所分之宜而節遠近之宜也者邇近也
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
為前列先知也者此即旅幣無方之事也龜是
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
也以鐘次之者鐘金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也不
謂之為金而謂之為鐘者貴金以供王之鑄器

器之大者莫大於鐘故言以鐘次之也以和居
參之也者解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
革也金列庭寔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廁居龜帛
之中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
也者釋庭寔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
其皮來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
之威猛者也東帛加璧往德也者解享用東帛
帛上又加璧之義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東
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
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寔本皆作往德北

本為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訂義註庭燎之百借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

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奏肆夏借諸侯趙文子晉

大夫名武疏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崇朝問引大

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

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

一乘也樂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禮云若

以樂納賓則賓反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

下亦奏之改云借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

亦待用之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

夏諸侯皆待用之其該夏者大夫亦待用之故

卿飲酒客醉而出奏駭夏疏自此至夷王以下
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
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也
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
是諸侯而僭用者後世襲之是失禮從齊桓公
為始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
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寔私覲何為乎諸侯
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訂義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

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何為者非其與君無別私
覲是外交也疏崇聘禮臣出使有私覲令云私
是君親行之事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
文執圭而使所以中信也鈞聘禮有私覲故云
有私見也則疏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
覲非禮之事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者朝覲
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
行私覲是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覲若專使而出則可為
之故云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
得行私覲所以申已之誠信也不敢私覲所以

致敬也者，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已君也。而庭寔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私設庭，實私覲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訛其與君無別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覲之意。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為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

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訂義註其饗君由強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
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
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
二君又死也無客禮明饗君非禮也不下堂正
君臣也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
自尊於諸侯政案春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
友皆莊公弟是桓公之子也云慶父
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者案莊公二十七年公
子友如陳莖源仲公羊云辟內難者何公
子慶父於牙對曰魯一夫生一及君已知之牙欲
立慶父是貞公也云季友以君命鳩牙者案莊
三十二年左傳云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材慶父問於季友曰君父命死二君待於日卿
年左氏云八十月共死也仲共仲以武聞氏是冬二
秋八月未八月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二年共仲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初之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歸之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斯之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有之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盛之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如之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仲之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仲共死也
之然此經如世桓世桓世桓世桓世桓世桓世桓世桓
無容禮莫敢為公羊文不希者失矣據時桓能後若
不敬有共莫敢為公羊文不希者失矣據時桓能後若
文也春共莫敢為公羊文不希者失矣據時桓能後若
親年文也春共莫敢為公羊文不希者失矣據時桓能後若
禮也春共莫敢為公羊文不希者失矣據時桓能後若

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要受三饗之時乃有迎之法或然也故齊侯云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註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由夷王以下者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故云以恭王恭王世本康王昭王昭王穆王穆王生恭王生懿王懿王是為夷王懿王是康立孝王崩懿王太子懿立是為夷王懿王是康王之玄孫夷王是懿王之子也疏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者大夫強盛則于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原得其義也由三桓始也者從三桓以後有能誅殺強臣由三桓而來故云由三桓始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米干設錫冕而舞

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及姑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
諸侯宵於此相賁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
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
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縣音尤錫音陽續注作納

訂義註宮縣以下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
也千盾也錫傳其背如鳧也白牡大路穀天子
禮也臺門以下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
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

之北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反爵焉
繡黼丹衣以為中衣領緣也綃繒名也詩云素
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褌褌黼領也天子微以下
言僭所由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
胥又天子宮縣祭文周公於大廟用白
壯則率閭諱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
啓則率閭諱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
而毋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其
明堂所云皆天子禮樂諸侯非王之後祀受
命之君而用之皆為備也云錫傳其背如
者詩云緹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
謂用金珮也蓋見漢禮然也白牡是設之正
云如屯也蓋見漢禮然也白牡是設之正也
路與白牡同文故知白牡是設之正也
也臺門者道也樹起土為臺上門道立屏蔽
旅也樹者道也樹起土為臺上門道立屏蔽

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銷黼丹朱以爲
綠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此服去
微弱云素衣朱綰也於此相貴之等相觀以貨謂
臣桓不爲諸侯也而相尊貴以等列故庚云
相封爵也相親以貨者大夫私相觀以貨賄
不辟疏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
事諸侯之宮縣者諸侯惟合軒縣今乃有宮縣
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
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
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
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
之車今乃乘股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

皇已... 鄭特注

疑義註武萬舞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二

家見而僭焉

疏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果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

註云周廟謂文王廟也

疏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

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

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

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

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引此郊特牲云又

匡衡說文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得專祖

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

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孤四命爵弁自祭

廷華樂武大武武王樂萬舞文武二舞俱備亦
非大武樂註說未合魯用天子禮之非不必言
矣然猶藉口於周公之功德也若文王廟則又
何說乎周廟春秋時之借禮不足取正也宋祖
帝乙原三恪之常法鄭祖厲王則已非不祖天
子之法矣至邑有先君之主當亦後世之借禮
功德之說蓋曲解耳若廣推之王子女弟則尤
誕也都宗人亦無祖王說案詳披經爲弁日祭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註二或
訂義註過之遠難法也疏尊賢不過二代者所
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

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令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竊為疏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法也

天子存二代者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性昔之賢所取法象案吳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舉等說引外傳曰三三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

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
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
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
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
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
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
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義當然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訂義註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

疏案表版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割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疏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公為臣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

不指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鄉許亮反辟音避

訂義註答對也辟辟國君也疏此一節論大夫

君辟正君之事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

陰之位君以陽明為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

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北面以答君所

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臣者

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則不亦其

禮君尊故也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於大夫之廢拜時不為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訂義註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
此非親之事以訓不面拜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
者蓋弗親亦不面拜也僕掌諸侯之從逆御僕掌羣
之從逆也疏柔大僕掌諸侯之從逆御僕掌羣
即比小臣所掌孤卿中兼之鄭云疏大夫有獻
後謂奏事也逆謂受下之奏也
弗親者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
君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
自來拜所以然者恐為君之答已故不自來不
報而去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禘音偏論語注

訂義註楊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

立於阼者使神依人也疏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禘者庾云禘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訂義註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

也。縣，弧者，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也。女子，設，悅
於門右。男子，所以設，弧者，示其有射道。所以設，縣
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疏此一節，論歎美祭廟
擇士之射，必使容，肅合樂。故云射之以樂，何以
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
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各善其兩
事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孔子曰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者，孔子
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身之不可不習，為士
之法，理合能射，今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未於

為士之義則當辭以疾病

疑義註縣弧者示有射道而未能也者所以縣之

也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
男子初生然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廷華案縣弧示志在四方也縣弧之義者謂其

義不當不能也註疏並混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齊則皆反
居音姬

訂義註居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

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齋也疏此一

經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齋而專一不得伐

鼓也凡祭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不樂不弔致齋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故云猶恐不敬也於時祭者在致齋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故訛而問之二日代鼓何居嚴陵方氏曰家語季桓祭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胡音

訂義註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

三期大市日例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
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疏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者下文索祝祭於祊是為
祭設於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於祊故知廟門也
云謂廟門外禮器云為祊乎於祊故知廟門也
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為祊乎於祊故知廟門也
西是鬼神之位又求神之疏此一經論魯失
皮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
禮之事繹之於庫門內者祊之於東方者祊當
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者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方謂市
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失之矣者言此三
事皆違於禮故言失之矣

疑義註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
事尸禮大於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
事故云二者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
者云繹又祭詩然衣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者
材稱是大有司徹是上大夫儋尸也但於堂上
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儋尸也但於堂上
尸獻侑全無空中之事又無衣云自堂上
羊俎牛是祭神也下云兄醜其解旨酒思柔是
接尸也故知祭神疏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
禮簡事尸禮大疏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
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
云繹又於其堂繹當於廟門外之西室
廷華案祊是祭前求神繹是明日尋繹之祭繹
自在堂祊自在門外註悞合為一上案詳之此

註以二祭同時蓋亦悞初為繹耳疏以繹為接尸則尤非尋繹之義也上大夫賓尸少牢祭詳之自堂徂基是省器非祭神旨酒思柔不但接神且接尸亦非繹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

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築成所以報本

反始也

大音太良息浪反薄作亮乘時聲反共音恭禱音酉忠也

訂義註牆謂之牖北牖社內北牆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喪國之社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中雷亦土神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入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較一乘疏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社祭土而主陰氣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
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答
陰之義也者牖墻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
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墻
下而南嚮祭之是對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
用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
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
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

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猶立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為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者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為薄社也周立殷社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發此句為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

由也地之為德以載萬物為用故也天垂象者
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
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
者地湧產財並在地出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
者人知四時早晚昏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
候是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者所取法
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
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故教民美報
焉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
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家主中霤者中霤謂土神

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霤而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唯社丘共築盛者嚮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

乘者加卽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采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采盛也采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所以報本反始也者報美結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而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熊氏以祭社稷之神為報本祭所配之人為反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

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顯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釁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

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
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漢云定位地有
形不瀆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
天牛角鬮臬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
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禘冕又唯天子
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
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賢事之故牛
角鬮臬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
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
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禘冕

取其陰類庶人蒙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性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

與天地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
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
難鄭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
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註云社后土
也孝經註云后稷土也句龍為后土鄭記云社
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
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
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
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
龍稱后土名同而寔異也鄭註云后土者謂土

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註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註云社祭祭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

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拊之拊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於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籍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其鄉

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

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
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註司徒
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
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
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
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為
尸則其祭餘社為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
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
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其社主
用石故鄭註宗伯云社之主盖用石案條牒論

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坛其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卽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偽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伯言土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之祭之古左氏說列

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因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社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嘽嘽原隰下云黍稷式云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

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云人則盡
行非徒羨也者柴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為羨
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
六卿上劑致民一人為正卒又一人為羨卒其
餘為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

夫故云非徒羨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

法文則延華者社稷說指家聚訟不一以理言之

地示却與方丘之祀有別據祭法后土平九州

故祀為社則方丘所祀為大地之示社則僅在

九州之內也然亦皆可謂后土此處所

引諸難援引雖多而支離不少姑存之

疑義疏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都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都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於祭酺黨祭祭維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維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

廷華案公卿采地說周禮太宰案詳之又上六

百家以上立社矣此乃云雖百家不祭社大誤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
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鹽注

訂義註焚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
火始出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
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
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
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

誓社記者誤也流猶行也行行田也蓋謂行田
示之以禽使歌艷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
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貪者失伍而獲
猶為犯命三疏出火者謂出而治之火出為
氏昭六年鄭入鑄之刑書大未出而後得火故晉士
文仲春也簡曰獵之具陳列之者經云左之右
至仲春也或謂左或謂右坐之起謂坐須起崔氏
氏云謂大士至前而坐之起謂行而起崔氏所言
是仲冬大閱之禮未周春時亦與否云言祭
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此是仲春之禮云仲春
連前經祭社之故云此是仲春之禮云仲春
以火田止而火者周禮大司馬文引之者
謹仲春火田而止者周禮大司馬文引之者
用火者云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者謂

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為焚菜祭社故稱季春盛艷聲相近故艷是愛欲之言故請從艷也云火獸公之小禽疏此一節論仲春祭社秋之二者大司馬文禽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季春出火為焚也者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今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遂錯誤以為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為季春當為仲春也為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然後簡其車賦者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而歷其卒伍者謂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而君親誓社者謂君親自誓此士眾以

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罔以祭社故
云親誓社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敕之以
習軍旅之事或左或右或坐或起以觀其習變
也者謂君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而流示之
禽者流行也謂教陳訖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
前而示士卒也而益諸利者諳於也利則禽也
所以驅禽示之而歆飽之以小禽之利以觀其
不犯命也者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
軍命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者所以觀其犯命
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

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猶為犯命不免罰也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為得禮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訂義註所到必先煇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

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疏此虞書舜典文柴鄭註尚書以為別有

舜典之篇將此為元典與古文異也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疏

此一節明天子巡狩祭天之禮天子適四方先

柴者謂巡狩至方嶽先煇柴以告天是尊天故

也